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七輯

臺東東

海灣瀛瀛

見聞紀紀識

事略錄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

東瀛識略
丁紹儀

東瀛識略卷一

無錫丁紹儀杏舲纂

建置

康熙二十二年夏，福建水師提督、後封靖海侯施琅，統師征鄭氏，克澎湖島；鄭成功之孫克塽震懾歸誠，納所關臺灣地。朝議墟之。琅奏言地廣而腴，且關繫四省要害，宜留爲外蔽，不可棄（時尙未知山東、天津、遼陽各口由臺可以逕達，故云四省）。二十三年，聖祖斷自宸衷，卽成功所置承天府、總名東都、成功子經改稱東寧者，設臺灣府（今名嘉義）。雍正初，於諸羅以北設縣一，曰彰化；廳一，曰淡水；改臺灣縣屬澎湖巡檢爲通判，設澎湖廳。嘉慶間，又於淡水以北迤而東設廳一，曰噶瑪蘭。

臺灣之稱，於古無考。文獻通考云：「澎湖旁有昆舍耶國，言語不通，袒裸睢盱，殆非人類」；頗與土番情狀相似。然中國及東西洋人均未嘗至，卽明初鄭和、王三保偏麗東南洋，亦未言及有臺灣也。嘉靖末，海寇林道乾被都督俞大猷所逐，遁入其地；旋棄而之占城。萬歷間，姦民顏思齊自日本竄往屯踞，始有臺灣名。明季，莆田周嬰所著遠遊集以臺灣爲臺員，殆閩音訛耳。臺地有中土民，自道乾、思齊始。思齊死，其黨推

鄭成功之父芝龍爲魁。崇禎初，芝龍就明撫，荷蘭乃往築城居之；故成功語荷蘭曰：「此地本先人故物，當以見還」。荷蘭戰不勝，遂遁。鄭氏據爲巢穴，闢地漸廣。今府縣以臺灣名，蓋沿鄭氏舊稱，其義莫詳也。

臺灣縣附府爲治，本鄭氏承天府地；康熙二十三年設知縣、縣丞、典史各一員、縣學敎諭一員。時改福建巡海道爲臺廈兵備道兼學政事，並設知府一員、海防同知一員、經歷一員、府學敎授一員，均駐縣城；巡檢一員，一駐新港，一駐澎湖。六十年，改臺廈兵備道爲臺廈道。六十一年，添設滿漢巡臺御史二員，亦駐城中；每年一易，間有留任一年者。雍正五年，以學政歸漢御史兼理；裁澎湖巡檢，分澎湖地爲廳治。六年，改臺廈道爲臺灣道。九年，移縣丞駐縣屬之羅漢門。十一年，增設府、縣學訓導各一員。乾隆十七年，定御史三年巡視一次，事竣即回；學政仍歸臺灣道兼理。二十六年，裁新港巡檢。三十一年，以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同知。三十二年，仍加臺灣道兵備銜。四十七年，停巡臺御史。五十二年，奉諭嗣後臺灣道員著加按察使銜，俾得自行奏事。五十四年，改羅漢門縣丞爲巡檢。

鳳山縣以邑有鳳山名。鄭氏設南路安撫司並萬年州，治其地。康熙二十三年，設知縣一員、典史一員、儒學敎諭一員，均同城；巡檢一員，駐下淡水。雍正九年，增設縣丞一員，駐萬丹，管轄下淡水、枋寮等處；移巡檢駐大嵙麓。十一年，增設儒學訓導一

員。乾隆十六年，移萬丹縣丞駐阿里港。初，縣治在興隆莊，僻近海隅，甚荒落；縣官治事，恒在相距十里之埠頭街。五十二年，逆匪莊大田蹂躪縣治，遂移駐埠頭；改大嵙麓巡檢爲興隆巡檢，駐舊城；並移阿里港縣丞駐下淡水。嘉慶十一年，海賊蔡牽攻臺灣，遣黨陷埠頭，頗有殘毀。十五年，移回舊城。然埠頭溪山環繞，烟戶繁盛甲一邑。道光二十七年，議准仍移治埠頭。

嘉義縣先名諸羅，鄭氏北路安撫司所治天興州地，邑有猪勝山，以不雅馴，易稱諸羅，因以名縣；或言取義諸山羅列，非也。康熙二十三年，設知縣、典史各一員、儒學教諭一員，同駐城內；巡檢一員，駐佳里興堡。雍正九年，增設縣丞一員，駐笨港；移佳里興巡檢駐鹽水港。十一年，添設儒學訓導一員。乾隆二十六年，移臺灣縣新港巡檢爲縣屬斗六門巡檢。五十二年，逆匪林爽文圍攻縣城，紳民協力堅守幾四閱月；高宗特改縣名曰嘉義以褒之。是年添設縣丞一員，駐斗六門；移原設巡檢駐大武壠。

彰化縣本諸羅縣地。雍正元年，以土番相繼歸化，民居益繁，析縣屬虎尾溪北半線地方置縣，名彰化；設知縣、典史各一員、儒學教諭一員，俱同城。九年，增設巡檢二員，一駐鹿仔港，一駐貓霧拺；又分大甲溪以北地歸淡水廳轄。十一年，添設訓導一員。乾隆二十三年，增設縣丞一員，駐南投社。三十一年，裁泉州府西倉同知，改設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一員，駐縣城。五十一年，移理番同知駐鹿仔港，兼海防事。嘉慶二十

一年，移儒學訓導於淡水，移鹿仔港巡檢駐淡水廳轄之大甲溪。

淡水廳本諸羅縣地，以淡水溪得名。雍正元年，析隸彰化縣，設淡水捕盜同知一員，駐彰化。九年，改撫民同知；劃縣屬大甲溪以北地歸廳轄，以竹塹地方爲廳治；增設竹塹巡檢一員，兼司獄事；又增設巡檢一員，駐八里坌。乾隆三十一年，移八里坌巡檢駐新莊。五十四年，改新莊巡檢爲縣丞。嘉慶二十一年，又增設巡檢一員駐大甲溪，移彰化學訓導駐竹塹爲淡水學訓導。

澎湖廳屹峙海中，群島參差環拱。隋開皇閒，虎賁將陳稜略地至澎湖，始見於史。元末置巡司。明初徙民漳、泉二郡，廢巡司而墟其地。繼而不逞者潛聚其中，推年大者爲長，苦茅棲止，以畋漁爲生。嘉靖閒，都督俞大猷勦海賊，留偏師駐防，後設巡檢守之；不久並裁。萬歷中，增設澎湖遊兵。天啓初，荷蘭據焉；總兵俞咨臯擒其帥歸，遂遁去。後爲鄭氏所據，設澎湖安撫司，倚爲重鎮。康熙二十二年，水師提督施琅率師往征，一戰克之。二十三年，隸臺灣縣，設巡檢一員駐守。雍正五年，裁巡檢，改設通判一員，兼海防事，即以大山嶼之媽宮澳爲廳治。

噶瑪蘭廳本土番地，一名蛤子難；蓋番語無定字，閩音相近致訛，後譯正爲噶瑪蘭。在臺灣極北山後迤東而南，荷蘭、鄭氏竊據時均未之及；即康熙閒臺地內附後，亦止山前南自瑤崎、北至雞籠山止，初不知後山尚有沃壤。雍正初，社番向化，始附東螺各

社輸餉於諸羅。旋改屬彰化，又轉隸淡水。乾隆末，漳、泉二郡民潛往墾闢。嘉慶初，由頭圍漸開至五圍及羅東、蘇澳一帶。十一年，海盜蔡牽竄至；民番協力禦之，敗牽衆，縛賊十三人以獻，始通於官。十二年，牽黨朱漬謀奪羅東爲巢，泊舟蘇澳；總兵王得祿追至，敗之。臺灣府楊廷理撫綏民番而歸，慮爲盜賊覬覦貽後患，始議設官治理。十八年，設理番撫民通判一員、羅東巡檢一員，同駐五圍爲廳治；又設縣丞一員駐頭圍，兼稽察烏石港海舟出入。

臺地初附，南至鳳山縣屬枋寮止，北則諸羅縣屬虎尾溪外，僅沿海一線地可達雞籠，餘皆荒服。甫四十年，生聚日衆，爰於半線、竹塹分設廳縣各一。而淡水以北，富庶甲全臺之艋舺、滬尾及擺接十三莊，尙番多民少、榛莽未除也。百餘年來，自枋寮而南，至迤東濱海之大秀房，長逾百里，律以內地弓步，幾二百里；生番半徙山內，土人之耕種其間者不知凡幾。康熙閒，漳浦藍鹿洲太守鼎元卽有擬設千總一員、兵三百名於瑤崎之議，因循未果。雖地濱山海甚偏狹，路亦艱險，不足置縣；若開通途逕，增設分防縣丞一員駐瑤崎之柴城，管理屯番及糧餉詞訟，需費不及萬金，可杜後來嘯聚相証之患。弁兵則分自安平協。蓋安平昔爲要隘，近年鹿耳、鯤身悉被沙淤，海舶到臺，非泊百里外之國寨港，卽泊鳳山縣之旗後口，似毋庸重兵坐守矣。淡水所轄，南北斜長三百四十里，實有六百餘里，官縱勤能，亦苦鞭長莫及；故催科聽訟，一歲中半在艋舺，而竹塹以南又難兼顧。如畫南嵌溪東北地於艋舺，分設一縣，兼司滬尾、雞籠兩口海防，增設雞籠巡檢一員，移新莊縣丞於滬尾，各司巡察；其雞籠山後遙接噶瑪蘭西界中，有未闢荒土數十

里，半經游民與豪強所募工人私墾不少，久之必爭、爭不已且鬪，似可責成雞籠巡檢與蘭屬之頭園縣丞就近相機，不動聲色，畫定疆界，收入版籍，可免後日爲逋逃藪。艋舺參將不妨移駐彰化，而移臺灣道與駐彰之北路協副將同駐新設縣治；庶南北兩路，不致偏重。且滬尾距福州海口最近，風利則朝發夕至，信息易通，控制全臺，似無有要於此者。昔鹿洲太守議，卽半線添置新縣；不十年，卽如其議。又謂氣運將開，非人力所能遏抑，必有因其勢而利導之者，後此竹塹、八里坌亦將作縣。惜未至者不能知，至者雖知而不能言。留心經濟之君子，當不以斯言爲河漢。今竹塹已爲廳治，八里坌距艋舺止三十里，商賈之輻輳，昔推八里坌、今推艋舺云。

道光丁未，平陸全閩南太守卜年守臺灣，申請大府移駐鳳、嘉二邑巡檢營弁。是年冬，余至幕中，妄謂太守曷不言其大者，因以末議進；太守笑曰：「水沙連事邀准，即可次第議行，今祇可留待後之有心人矣」。次年，太守故；及冬，余亦內渡。忽忽二十餘年，未聞有議及此者！水沙連者，嘉義、彰化二縣內山番地。鹿洲太守親往遊覽，曾記其勝，中有猫丹、埔裏等十餘社，廣袤三十餘里，山水秀麗，厥土中上。丙午秋，濟甯史梅叔太守密任鹿港同知，往撫其番；番衆欣然迎入，謂生平未見官至，咸願薙髮輸誠，獻其地設宣治理。汝上劉玉坡制軍韻珂履臺勘實，據情入告，請卽其地設通判一員，如噶瑪蘭式；廷議恐啓番釁，再請未允；殆以昔之番情視番，抑知涵濡帝澤，早已易心革面！熟番旣與平民無異，且有讀書易漢姓者。生番亦漸化爲熟番，以習漢人衣冠禮貌爲榮。所謂「體不穿衣，專以殺人爲強」者，乃巖居穴處，未經歸化之野番耳；卽生番亦畏之，然十中一二而已，與歸化番涇渭迥殊。敷陳未明，事遂寢。時漳、泉人之農於內

者已有數千，歲可得粟數萬斛；惜水陸兩途嶮巇逼側，不能外運。但得數萬金，不難平險爲夷；事會有時，當不致終爲甌脫。今旗後、滬尾均准西國通商，瑣嶺山南時有洋船經行，難篩更有運煤舟往，情形又非昔比；撤桑未雨，可忽乎哉！比聞高要陳香根別駕培桂權淡水廳事，請析艋舺地設直隸廳，改淡水爲屬邑；裨心國事，具見一斑。惜未幾以報盜遲延被議，且以桑梓故波及臺灣道順德黎召民觀察兆棠，不安其位而去；恐所請又成畫餅。別駕新編淡水廳志成，志餘中有紀地二則云：臺北山後，由噶瑪蘭屬蘇澳而南爲大南澳，再南爲奇萊，其地寬廣與噶瑪蘭等，海道一日可到，港口頗狹，僅四、五百石小舟堪泊。再水程半日，復有水口，稍寬廣，可泊舟者爲秀孤鸞，土地膏腴，比噶瑪蘭大逾一二倍；地在彰化東界，可通埔裏等社云。埔裏社、水沙連各地，乃外人噴噴豔羨者。淡水內山如南雅莊、大湖等處，日益深廣。郡志言竹塹東至南山十里、西至海七里，廣十七里；今則廣且百里矣。司馬相如云，明者見遠於未萌，知者避危於無形，其勞逸殊焉。況從前海波不揚，今則各國紛至沓來，睥睨膏腴，希圖駐足，若非通籌全局，及早佈置，則隱憂不遠！倘明知艱鉅，而曰姑遺後人，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哉？所論尤爲超卓，於以見目營心計，不僅以淡地宜析爲當務之急而已。辛未秋日又識。

續城

臺灣府治在福建漳浦東南隅，面西背東，中隔大海。東距臺灣縣屬臺灣通門內山，陸程七十里；西距澎湖廳屬西嶼，水陸程三百五十里；南距鳳山縣屬大肚房莊、龜鼻山海

東瀛識略卷六

無錫丁紹儀杏舲纂

番社

臺灣土番，當荷蘭、鄭氏竊據時，附近數十里內非徙卽滅，已無遺種，故臺灣縣治獨無番。雍正間，劃鳳山、諸羅二縣地益臺灣，遂以鳳山屬之大傑嶺社、諸羅屬之卓猴社、新港社歸臺灣縣轄，皆熟番也。道光中，清釐疆界，復割嘉義縣屬噍吧哖、內優兩社所分之小社五：曰芋匏、曰茄苳、曰頭社、曰蕭釐、曰芒仔芒亦歸臺轄，名雖歸化生番，已與熟番無異。

鳳山縣轄熟番之社凡八：曰淡水、曰下淡水、曰阿猴、曰搭樓、曰大澤機、曰力力、曰茄藤、曰放練。其歸化生番，凡一百二十二社：近在東南者爲山豬毛四社：曰山毛孩、曰萬里篤、曰山無崙、曰加六堂；遠在縣南者爲瑣崎十八社：曰瑣崎、曰猫仔、曰牡丹、曰合蘭、曰猴洞、曰貓釐、曰猪勝束、曰龜勝律、曰貓籠逸、曰牡里毒、曰滑思滑、曰加錐來、曰上哆囉快、曰下哆囉快、曰蚊率、曰德社、曰慄留、曰施那隔；稍南而近在內山之東者爲傀儡山二十七社：曰加蚌、曰錫干、曰拜律、曰何律、曰益難、曰加泵、曰八絲力、曰加少山、曰加無郎、曰加無朗、曰加走山、曰加籠雅、曰施汝臘、

曰心武里、曰山裏留、曰毛絲絲、曰西牽臘、曰礁網曷、曰七脚亭、曰陳阿脩、曰務朗逸、曰陳阿難、曰望仔立、曰加者惹也、曰礁老其難、曰礁勝加物、曰勃朗錫干；遠在內山之東、橫亘南北、下昆瑣嶺、上接嘉義縣之崇交界者，爲卑南覓七十二社：迤西之社曰治本、曰拔望、曰八搭禮、曰八施閣、曰老郎、曰射馬干、曰呂加罔、曰里踏禮、曰百馬以力、曰礁勝那狹；迤而南者曰龍鑾、曰悶悶、曰募陸、曰里力、曰大里力、曰大龜文、曰朝貓離、曰礁里亡、曰那作、曰加那打難、曰哆囉網曷、曰買屢里乃、曰瑪勝的、曰加留難、曰搭其文、曰嫻仔崙、曰哆囉覓則、曰屢門、曰搭琳、曰猫美葛、曰大狡、曰礁猫里力、曰一大德訖、曰謝己甯、曰射臘眉、曰勝北、曰柯末、曰岡雅、曰七腳亭、曰大棗高、曰勝哈、曰大板陸、曰大鳥萬、曰幹仔弼、曰確只零，迤而北者曰本灣、曰美棋、曰舊八里岡、曰新八里岡、曰加里房曷、曰郎也郎、曰干也貓、曰須那再、曰朱買烟、曰甘武突、曰邦也遜、曰丁也老、曰加那突、曰巴鳩鬱、曰沙別、曰株栗、曰窩律、曰甕索、曰茄絡、曰礁勝；尚有七社逸其名。黃觀察番俗大考云：「鄉嶺、卑南覓閒，更有生番社：曰懷里、曰咬人土、曰高思港、曰是人傑、曰猫鑾、曰白逸民、曰農仔農」。是否即逸名七社？抑係界外野番？或如佳諸來之卽加錐來、須勞宰之卽須那再，本屬一社，譯語兩歧，聲教未通，事難懸揣。又云：「由南路沙馬磧頭東行二更至雞心嶼，又二更至紅頭嶼，小山孤立海中，傍岸皆礁，大船不能泊，每用小艇

以渡。山內四圍平曠，無草木，番以石爲室，卑陋不堪；地產金而無鐵，以金爲鑄鍛鎗舌。昔年臺人利其金，私與貿易，殺番奪其金；復邀瑣嶺番同往紅頭喚，番盡殺之：遂無人敢至其地」。今又閱百餘年，絕無聞焉；其信然歟，莫可考矣！

嘉義縣轄熟番八社：曰蕭壠、曰麻豆、曰哆囉國、曰目加溜灣、曰猪勝山、曰打貓、曰他里霧、曰斗六門柴裏。其遠接臺灣縣界，熟番社二：曰大武、曰壠頭；歸化番社一，曰噍吧哖；均雜處民間，存番無幾；往昔番墳胥成村市，舊社無從踪跡矣。生番之社已歸化者二十二：在縣南者爲內優六社：曰內優、曰米籠、曰邦尉、曰望社、曰貢社、曰墩社。迤北而東者爲阿里山八社：曰猫丹、曰鹿楮、曰踏枋、曰奇冷岸、曰大圭佛、曰阜羅婆、曰乾仔務、曰盧麻產。極東爲崇爻八社：曰竹仔宣、曰芝舞蘭、曰筠郎耶、曰芝密、曰水輦、曰斗難、曰納納、曰薄薄。各社之或分、或併，或亡、或徙，未由詳考。相傳水輦業已遭疫沒盡，大約仍舊名者十之六、七而已。外此更有番社六：曰龜窑、曰打馬郎、曰巴只力、曰伊碎擺、曰礁那女瑪、曰嗎老烟籠，尙未歸化。

彰化縣轄熟番之社二十六：曰東螺、曰西螺、曰半線、曰阿東、曰柴仔坑、曰大武郡、曰馬芝遴、曰貓霧掠、曰貓兒干、曰眉裏、曰岸裏、曰水裏、曰大突、曰二林、曰南社、曰阿里史、曰烏牛蘭、曰朴仔籬、曰大肚南社、中社、北社、曰沙鹿、曰牛罵、曰猫羅、曰南投、曰北投。中如岸裏、阿東、東螺、北投、阿里史五社番衆，於嘉慶初

越山遠徙噶瑪蘭境，早已名存實亡，今日之番半係他社遷入；又如貓霧拺諸社，已成闡
闡，無復番踪可問。其在縣治東南歸化生番，爲水沙連二十四社：曰埔裏、曰貓丹、曰
社仔、曰決裏、曰毛哔、曰木扣、曰子黑、曰子希、曰倒咯、曰田仔、曰貓蘭、曰挽蘭
、曰恩順、曰田頭、曰戀戀、曰福骨、曰致霧、曰水裏、曰內眉裏、曰平來萬、曰外斗
截、曰內斗截、曰木武郡、曰哆咯啷。其閒田頭、社仔、貓蘭諸社已墟，福骨、眉裏、
致霧、平來萬、哆咯啷諸社半淪入野番界內，非復二十四社之舊。至水沙連外沙里興各
社生番已歸化者六十有四：南方之社十二：曰鸞社、曰治卯、曰分夬、曰粉烘、曰里釐
、曰樹蘭、曰郡坑、曰頂社、曰荷社、曰郡安干、曰大哮萬、曰柑子林，東南之社十五
：曰郡丹、曰產竹、曰依物物、曰茄里各、曰下嵙、曰合社、曰頂閣、曰貓礎、曰阿丹
眉、曰依肉閣、曰社後丹、曰咾錢關、曰拔老母、曰興武郡、曰士滿蘭；迤東之社十五
：曰扣大、曰架霧、曰吻吻、曰黨萬、曰黨麥、曰溪底、曰棹棍、曰苟八、曰卓社、曰
遜社、曰千達弗、曰包倒訓、曰阿里鮮、曰茄裏滿、曰異了萬；東北之社十四：曰萬社
、曰霧社、曰獅前、曰獅後、曰疾約、曰里貓、曰把蘭、曰望仔、曰達哪噶、曰問那興
、曰陳肉茅、曰陳月仔、曰神冷鵝、曰萬斗六；正北之社八：曰長閣、曰乃烟、曰橋頭
、曰巴轆、曰打訓、曰致重、曰三埠能、曰巴荖遠。中有數社亦遷徙噶瑪蘭山內。更有
未化野番有名可知者凡八社：曰嵙頂、曰哮屈、曰眉交、曰沙波、曰敏仔、曰千打萬、

曰眉貓訥、曰阿里籠。再東北，則極東之秀孤鸞番界。

淡水廳轄，初無熟番。舊傳七十餘社，係併現在噶瑪蘭界內者計之；後云三十六社，又止就生番化熟者而言，其分出小社與未歸化番，未詳及也。今設屯熟番，實有四十六社：曰竹塹、曰新港、曰霧裏、曰苑裏、曰房裏、曰貓裏、曰貓孟、曰後壠、曰中港、曰吞霄、曰加志閣、曰日北、曰日南、曰大甲東、曰大甲西、曰雙寮、曰舊岸裏、曰岸東、曰岸西、曰岸南、曰蔬薯、曰翁仔、曰崎仔脚、曰西勢尾、曰蔬裏蘭、曰葫蘆墩、曰朴仔籬、曰武勝、曰南坎、曰坑仔、曰龜崙、曰雷裏、曰北投、曰擺接、曰圭泉、曰雞柔、曰里族、曰毛少翁、曰搭搭攸、曰峯仔峙、曰小雞籠、曰大雞籠、曰金包裏、曰圭北投、曰三貂、曰八里坌。其未歸化而近界之生番，有社名可指者：南路之社八：曰鷄蠻、曰水晶那眉、曰吟喃打老、曰抵那嚕喃、曰鹹勝拐仔、曰桶盤、曰哆囉、曰勝施；東南之社九：曰求留、曰喉仔、曰荖裏、曰茄荖哩、曰擺當冬、曰金鷄翁、曰貓喃崙、曰打羅山、曰山姐仔；東北之社十一：曰油囉、曰秀翁已、曰連勿仔、曰哆老敏、曰茄假牙、曰阿里翁、曰吧拉老、曰媽陵媽嘎、曰恩羅阿班、曰猴吼里自、曰青坑假已。更有內山以東野番三十二社：曰竹頭角、曰覺雅雅、曰貓裏翁、曰貓裏蛙、曰大道難、曰木瓜原、曰逃嬾嬾、曰淋漓雨、曰九美嬾、曰錦蘭薩、曰加里本、曰排牙散、曰雜無老、曰卓皆銀、曰卓高山、曰石衢額、曰阿里吻、曰鷄飛內外社、曰合吻上下社、曰

南雅、曰蘇那、曰蔬膠、曰加勝、曰無擇、曰驃擣、曰婆老、曰千藥、曰儀母、曰文甲、曰密斐；是否卽奇萊、秀振鸞各社番，人跡罕臨，亦難臆定。

噶瑪蘭廳轄熟番二十六社：曰哆囉美遠、曰打馬烟、曰奇立板、曰蔬里目罕、曰擺離、曰珍仔滿力、曰抵美福、曰流流、曰芝蔬鎮、曰仔罕、曰抵美抵美、曰踏踏、曰高東、曰打那岸、曰奇武暖、曰奇蘭武蘭、曰辛仔羅罕、曰棋立丹、曰抵巴葉、曰抵美簡、曰加禮遠、曰留留、曰掃笏、曰芭荖鬱、曰歪仔歪、曰猫裏府烟、曰南搭客、曰武罕、曰打那美、曰打那岸、曰猴猴、曰奇澤簡、曰奇武老、曰里荖、曰珍珠美簡、曰婆羅新仔宛。廳治西北界連淡水山內各社野番可指名者有八：曰大霸、曰油蔬、曰阿里紋、曰大悅仔、曰奇紐客、曰連鷄督、曰竿真林、曰吧魯吻。其西南山內未化生番由東澳南接奇萊，社名均無可考；見其額刺「王」字，咸以王字番名之。

綜計全臺熟番一百二十八社，歸化番二百三十七社，未化野番可知者八十九社。明何喬遠閩書言：「社或千人，或五、六百人」。今每社男婦少者二、三十名，多則百餘名、二三百名，最多至四百餘名，無不另分新社者。其間或苦貧弱而歸併，或避侵凌而相附，或因閼闈、疾疫而遷徙喪亡。百餘年來，自生自滅於崇巒疊嶂間，有社名存而番已易者，有番是而社名非者，且有土人佔耕其地仍冒社番名者；兼以番語侏儸，有音無字，譯者參差不一。卽如鳳山番社「大澤機」，土人咸呼「武洛里」；噶瑪蘭番社「奇武暖」，府志作「奇武律」，臺灣總兵官武隆阿譯以滿文則爲

「幾穆蠻」；似此者更僕難數。而遠在內山山後各番社，更不知尚有幾許。滿洲白釐給諫六十七臺海采風圖言：「內山絕頂，有社名嚙噉，其番突晴大耳，狀甚惡，足指如雞爪，樹上往來同猿狽，善射好殺，雖生番亦畏焉」；詢之土番，近已罕覩。茲就舊牘所見社名列之。至年徵番餉冊，大半土人通事之耕其地者應名代納，不足憑也。

無錫季菴洲大令臺灣雜記言：「土番種類，有自海舶飄來及宋時零丁洋之敗遁亡而至者」；郁滄浪裨海紀游言：「相傳元人滅金，金人浮海避元，爲颶風飄至，數世之後，亡其所自」；似未足信。蓋有土卽有人，猶之有水卽有魚。聞西人新嘉坡、奧大利亞等處皆先有土蠻生長其間，亦知飲食男女，所異者言貌性情耳。臺灣土番多深目高鼻，不同內地人，必欲溯其種之所自，鑿矣。

臺灣舊志言：「顏思齊引日本人屯臺灣，後荷蘭舟遭風到臺，借土番一牛皮地，因築安平城」；邵陽魏默深刺史源聖武記云：「海寇林道乾竄臺灣，爲琉球所逐，日本復逐琉球而踞之，荷蘭乃暗以重幣，又計逐日本而有之」。是又不然！考道乾竄臺未久，憚都督俞大猷兵至，棄而之占城。琉球但圖自固，未嘗一莅臺境。顏思齊久旅日本，結黨張宏、林福、李英等謀據其地。南鄭芝龍年正少，亦與焉；私日本女翁氏，遂娶爲妻。李英酒醉，漏言於妾王氏，妾兄王大平將首告；翁氏之父翌皇聞之，馳告芝龍，卽與思齊等急併十三船遁出海口，駛至臺灣屯聚。思齊死，芝龍歸命，曾訴稱逼於日本，致蹈不義。荷蘭於芝龍受撫後始入臺地。漳浦江東旭日昇臺灣外紀誌之甚詳。以理揆之，思齊之遁必無勾引同行事。芝龍，固日本之奸徒叛黨也。荷蘭僅據海口，人止千餘，威脅土番與內地人之亡命在臺者爲之耕作納稅；及爲鄭成功所敗，盡掣其人去，卽有

一、二遺留，早經鄭氏誅劙盡絕矣。所謂借地一牛皮大，縷翦而布之，遂占其地，築壘以守；誌外國事者言其得東南洋諸埠胥用是計，殆甚言其人之狡耳。又按明薛俊日本寄語，稱天曰「帝」，地曰「智」，日曰「虛路」，月曰「禿計」，父曰「爺」，母曰「發」，數之一曰「丟」，二曰「咀」；臺民固無此語。府志及朱仕珍漫志所記諸番土語，則稱天爲「務臨」，地爲「奈」、爲「烏吻」，日爲「易阿」、爲「咿喇哈」，月爲「咿達」、爲「務難」，父爲「攬麥」、爲「阿兼」，母爲「賴臘」、爲「兒喇」，數之一爲「打」、爲「塞壓」，二爲「利撒」、爲「勞勞呷」，亦與日語不類。此可徵日人與臺，實風馬牛不相及也。

惟舊傳諸番野性難馴，焚屋戕人，是其常技。殊不知樂生畏死、好逸惡勞之情，初無異也。近年熟番服食悉效編民，生番已半化爲熟。其以殺人爲武勇、飾人首以金誇示豪雄者，十社中無一、二；餘皆山僻野番，苦無人化導轉移之耳。居人見野番出，必群起殺之；顧以番嗜殺人爲言，盍亦反而自思耶！番皆貪利，且見小多疑；若因其所明、祛其所蔽，撫以恩、導以禮，徐移其犷悍之習而歸於信義，久之野番化生、生番化熟，斷無自外生全不願爲盛世良民者。康熙閒，漳州把總朱文炳風飄至蛤仔難，舟破登岸，番疑爲寇，初欲加刃；旣知非是，留宿具食，送之雞籠山，得返，卽噶瑪蘭諸番也；又有賴科者，與七人爲侶，晝伏夜行，從野番中越度東面，東番導遊各社，謂苦野番間阻，不得與山西通，若得萬人鑿山通道，共輸貢賦，則爲天朝民矣；亦康熙間事：其情可見，乃以異類歧視之，恐異日將如藍鹿州平臺紀略所言，不歸之民、將歸之賊，卽使內賊不作，又恐寇自外來，如委而棄之，必有從而取之者，可不早爲綱繆哉！

雍正十年以後，臺地屢經變亂，從未有生番爲害調兵征勦之舉，番情衰弱可知。亂民之遁

入番社者，且生縛以獻，必不致併歸於賊；獨外寇誠爲可慮，然非蔡牽、朱濱輩也。自西國通商以來，其船多行山後，設遇風礁登陸，番衆見其形貌衣飾之殊，而又言語不通，未必全其生命。將來邊境，恐不免啓自諸番！何以徵之？同治六年，美國羅昧商船遭風，至鳳山縣轄鄉崎以南之龜仔角觸礁舟破，船主與數水手墮水近岸，被番所殺，續又傷其兵官一人。美領事官李讓禮申呈英香嚴制軍桂，以臺灣鎮道答以生番不隸版圖，難以用兵究懲，彼當調統兵船，親自往辦。時平陽張煥堂觀察啓煊督辦通商，急請照覆李讓禮，言已檄派文武大員帥兵馳往，務期罪人斯得，不必遠勞客兵，如欲往觀，請坐中國輪船，切弗輕率從事；並飛檄前臺灣鎮曾輯五總戎元福、臺防同知王柳莊司馬文棨遴調屯兵，外示軍威，密函囑以善撫各番，相機辦理；又函致廈門道曾峻軒觀察憲德，婉阻李讓禮暫緩東渡。官兵到後，李讓禮方至。番目卓杞篤出而認誤，起還洋女頭顙、影像等物。李讓禮泊舟數日，旋與番目議立條約：嗣後妥爲救護，勿更戕害；並請於龜鼻山建築營房，駐兵巡防，俾被難人有所依託，其地收入中華版籍。遂不折一矢，分道而還。復檄鄭芸舫太守元杰往勘，議移巡檢、千總、外委各一員於枋寮鄉崎，駐兵二百以善其後。設申呈到日，視等尋常，僅允以責成地方官察核懲辦，或語以無需越俎，致違公法，冀以一紙書遏其盛氣，則美船到彼，番衆見其相逼，不得不出而迎拒，番勝則西人圖報，勝而後已，既勝則所得番土，必不肯棄，驅之返旆，彼轉有詞，即使理窮勢屈，師覆於我，而伺隙蹈瑕，有昔年英國擣兵故智可循。七省邊民，均難安枕。所謂星火足以燎原者，此是也。幸彼時番情地勢，西人尙未深悉；又懾於我之先發，無所施其狡計。亦幸徒薪曲突，傾聽有人，故不見焦頭爛額之功。聞邇年西國之行教游歷者，接踵而赴內山；山中途徑我所未悉者，彼已繪圖而去。況臺灣設口，實始於美；美

之所貴，首在樟腦，他國不重也。苟有罅隙可乘，條約足恃乎哉！七年春，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函咨閩督，謂生番雖非法律能繩，而其地究屬中國，且為西洋各國往來南洋要道，若仍以荒服置之，設他國心存覬覦，藉稱人棄我取，肆其蠶食，其患雖不在目前，亦宜預行籌及。思深慮遠，燭照機先，數語概之矣。倘因前車未覆，嗤御者之過慎，掉以輕心，恐康衢馳道中，未必無覆轍耳。或謂驚驛驅駕，不加鞭笞、不能就衡勒，其然、豈其然乎？辛未十月又識。

番俗

番地諸番，多深目檀楓，鼻樑而削。器作都盧頭鹿脚，呼酒曰「打麻薩」，烟曰「波巴瓦」，類與蒙古音相近。男女均不蓄髮，有齊眉屢幅如頭陀狀者，亦有男番著其半，留其半者。男多穴耳，實以竹，無骨者大如錢，以磚礫木貝圓異二、三寸者塞之。刺其胸、臂，為花、草、虎、豹文，云避風雨，不敢背也。北番者或文其面。噶瑪蘭部或於額間刺一「王」字。或穿瓈頭於體，以避風雨。足皆重繩，履山險如平地。編藤箇束腹，以期行走便捷；觸鬚則去之。番女鄉白皙，惟嘉義以北較妍淨，乃織辟吻刺之，點以朱，若點過淡於額以爲美。穿耳多至六、七孔。既婚，男女必斷旁二齒，女之齷齒者不斷。古云，斷髮、文身、離趾、鑿齒，今猶於生番見之。生子則母携祝夢同浴於溪；有疾亦往溪中盥濯，以身熱爲度，不熱再灌，然則病愈。小兒多以幅布裹翼而臥，任其廢。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六種

臺 灣 紀 事
吳 子 光

臺灣紀事卷一

淡水吳子光芸閣撰

紀諸山形勝

大肚山無首無尾，如人臥地上，只一副腰腹空殼，別無精神血脈之留。山以大肚名，肖甚亦陋甚。山長三十里有奇，寬二十里有奇，有邨，有市，有田畝。有果蓏，多秀色，有草木，多異香；臺山之最膏腴者也。雖然，吾病其平。今夫篤假山者，方將累土疊石，刻意爲懸崖峭壁，屈曲嵌嵌，總不使人一覽可盡，謂咫尺中具萬里之勢也；至於平，則無一而可者也。以此理觀海，平則勢懦弱，民狎而玩之矣；以此理論文，平則蹈常襲故，未免爲老生常談矣；以此理通於觀人，平則甜俗無氣骨，不能爲忠孝節義，有愧宇宙間第一流人物多矣，非所語於學士肚皮也。世有無實盜名者乎？吾以大肚山之說正之，恐將軍有負此腹耳。

由貓裏東行五里至坪頂山，昔有古榕五株可蔭渴，今萎。又六里至汛防，額設把總，駐兵三十名以禦番，今否。又一里至銅羅灣，有聚落，人煙稠密，約有數百家，宮廟市肆皆具。至此分路二。一由街西南行五里至樟樹林，五里至竹園仔，八里至三叉河，十二里至坑口，又八里至舊社；過此則爲淡，彰鴻溝矣。一由街東行八里至老雞籠莊，

有小邨，溪水環繞，左右人煙百餘家，書塾設焉；雖山徑蹊間，然路頗平坦，可以通轎馬者止此。又六里至彭家莊，莊傍山，以竹圍之。沿岸斷澗無數，支以獨木橋，卻之則絕往來路；路旁皆荆棘叢刺，石角攢擎，止容一二輩鱗次行耳。過此數里爲新雞籠莊，人煙漸稀疎，皆茅房，地忽凸忽凹，且多「丁」字路，怪禽聲類鬼，暗樹影疑人，畫家所不到也；然毒霧頑雲，籠竈嶺頭無虛日，彷彿浪泊閒風味矣。又十數里爲大湖，有小村落，居民百餘戶，多強有力者。此處人跡罕至，奇峯陡嶺，林木疏密，大小不一狀，陰翳鮮見天日；更多深淵邃谷，天施地設之險隘，鹿銳走險，鳶跕退飛，直以生番作比隣，所謂徑路絕、風雲通，不知有漢，無論魏晉矣。

東隅大山，境與天接，蜿蜒千有餘里，以達於天涯而止。其間起伏隱見，蛛絲馬跡，相續不斷，若屬者嶧、獨者蜀、風雨晦冥、爭爲奇狀者不可勝數。山之極險極深且遠處，豫章千尋，怪藤一條條胥樹枝間，蔓延以達於嶺谷，長不計數百丈，中多毒蛇惡蝎，聲唧唧如蟲鳴，人觸之立死。若人偶語，則風雨驟至，冷氣襲衣袂，膚欲裂。又有若欵且笑於澗谷中者，不知是禽鳥、是鬼怪也。物產則水晶碱硃石偶隨溪漲流出，番拾取之以鬻人，價值頗昂。寶之屬有珠、有礦，惟少玉一種；獸之屬有鹿、有豹、有熊，惟少虎一種爾。此俱大山極險且遠處，生番偶一問津；亦得之故老傳聞耳。

循大山西南境行，至山足，有深潭，水沸如熱湯，常遇金沙凝結石中，光爛爛不定。

，番採之且寶藏焉。按酈善長道元水經注，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，故名井曰「沸井」，潭曰「沸潭」，與此相類。其餘船纜蠣殼之物，往往於高崖邃穴間遇之，造物奇詭，不可測也。

濫泉正出；正出，涌出也。沃泉縣（同懸）出；縣出，下出也。汎泉穴出；穴出，仄出也。見爾雅釋水。田隘寮下數里至河頭，沿溪行，路轉峯回，啼鳥變聲，怪石屹立，千尺玲瓏，如壺滴、如鐘乳，懸滴處山花胥之。溪源出大湖，合內外洞壑諸小水，皆匯此爲深潭，小魚游泳者以百數。渡石矼，不數武有懸崖如壁立。崖下有井泉滾滾，從石罅中流出，濁如油，作金黃色，嗅之有硫磺氣；以少許置水上，光燄騰騰，聞者欲嘔。然價值廉於諸油，故貧家多以此代燈燭，稱利賴焉。數年前，嘆夷歲以千金購之，今否。按夢溪筆談，鄜延出石油；廣輿記，石油出肅州南山，頗與此相類。

內雞籠山麓有一石窟，方廣不能半畝，盡日間惟聞水嘈嘈響，作沸騰聲，聽久之，又作斧斤椎鑿聲，倏忽變幻無一定音響；且水不見所出處，亦奇。按此與雷在兜率天作歌唄音、閻浮提作海潮音相類，見西陽雜俎。土人目此水爲響水。廳志則曰響泉。桑欽水經、酈道元水經注所漏載也。水不流曰奴，斯近之矣。

由礪溪東行十餘里，山腰闢一穴。值陰雨時，有火燄從中出，騰騰如釜上氣，久而不滅。兩旁草木皆焦。按此與蜀中火井相類。

凡深山必有隘。土人目隘寮曰「銃櫃」，亦曰「銃庫」，總以火攻爲長技。諸處額設隘首與隘丁若干名，以資守禦。然生番常溜出爲民害，歲所殺不下數十百人，且有全家殄滅無遺育者；隘首皆置不問，惟知取糧肥私橐，致令缺額儻事。亦如近日營伍廢弛，兵有籍而無人，遇事不足供調遣。草菅人命，非我聖主所忍聞也。故律例中惟此條處分極重，制撫以下皆同。留心民瘼者念之哉！

郡志云：臺山無正名，多從番語譯出。樹多異類，皆內地所無。且有百蟲將軍，山海經與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未載者。樹至大無過樟，有大至四五圍。樹老心枯，人剔其半以爲住房，中間床、榻、厨、竈畢具，可謂自闢門戶。較諸申屠蟠因樹爲屋，有過之無不及矣。又一種樹，皮似楓而粗，質微脆，嗅之有異香，土人以此當薪蒸之用。嘻！爨下焦桐如故也；世無蔡中郎，雖琴材甯足恃乎？

郡志云，朱文公登鼓山占地脈，有龍渡滄海之語，形家遂謂臺山胚胎於鼓山。不知臺山壁立萬仞，空諸依傍，獨闢海外乾坤，以鼓山擬之，直培塿耳。蓋閩中之有臺灣，猶粵中之有瓊州也；郡縣環繞相類，土產檳榔相類，番黎生熟相類。瓊人不聞指羅浮爲瓊山鼻祖，而臺人乃援鼓山爲臺山大宗，有負奇山水多矣。夫看山猶作文，文章須自成一家言，此種依傍門戶之見，山靈能無恫乎？

臺山高匹五嶽，各成家數。有若天外飛來，呼吸可通帝座者；有如江南平遠，山頂

寬廣數十里。儼具城邑規模者。至高莫如玉山。四時積雪不消。故又名雪山。然此山之處所。言人人殊。志乘中亦大概言之。曩者。嘉、彰兩邑士大夫各欲私之以入志乘。幾至聚訟；按此與安石爭墩相類。今淡水廳志亦以玉山在淡封境內。皆謬也。頗聞玉山巔際。窺見琉球、日本如指上羅紋。然且距生番窟宅不啻數十百重。落葉滿空山。何處尋行跡；欲携謝朓驚人句以搔首問青天也能乎？

山中居民。五方雜處。多以灌園爲業。因防番患。故每出必佩鳥鎗。腰間橫利刀如雪。或與人嫌怨。卽隱伏暗陬。發火器擊之。力可及百步以外。無一能脫者。良由山藪藏疾。稍過雷池一步。卽習見生番兇惡。以礮火作護符。路險且阻。處處可分身外身爲逋逃計；風聲鶴唳。草木皆兵。八公山景象甯有異同耶！臺中有「任反不成、任征不平」之謠。習俗然也。總之。此地必不可治。緩則慮養癰。急則恐激變。卽伏波聚米爲山。猶是紙上談兵。蹈書生習氣。至於褰旗獲醜、勒鼎銘鑄之事。則絳灌之屬優爲之。斷非留侯借箸之才得口舌奏功者矣。

臺地山川入畫。人家尤入畫。奇峯邃谷、花邨繡壤。無處無之。如劍潭、蓮座山、龍目井諸名勝。實足補祝穆之方輿勝覽之闕。惜少寺觀爲點綴耳。卽偶有之。所住皆俗僧。不過金鐃法鼓。借此爲酒食計爾。然此輩雖俗。猶可恕也；更有匪夷所思者。昨有僧至自補陀。謬稱化人。臺民趨之若驚。及後悟其奸也。却之。僧氣太索。越控郡守。

守斥之，遞解回籍，邑人快焉。某高士擬爲檄文，其略曰：『何物頭陀，託詞淨域。粲青蓮之舌，顯露機鋒；參白足之禪，偏工刀筆。忽閩忽浙，數千里呼吸如聞；若弟若師，恒河沙通同作弊。視良民如魚肉，恃菩薩爲護符。須知微笑拈花，如來自有大弟子；已屬分庭抗禮，窮僧都是宰官身。非徒越境勒捐，大干禁例；抑且沿門托鉢，有玷清規。歡喜因緣，翻遇冤家路狹；清涼世界，何來刦火灰飛。傳衣而家法全忘，健訟而法輪善轉。倘遇援儒之墨翟，不嫌無佛稱尊；若爲護法之韋馱，合擬當頭喝棒』云云。此公據經典以立言，而參之梵語，非心非佛，亦莊亦諧，曉人不當如是耶？

大武山爲彰邑鎮山，雲霧常罩其頂，非天氣晴朗，未由見廬山真面也。自此層巒疊嶂，愈出愈奇。東南有九十九尖峯，此峯削劣巉峻，絕似火中飛燄，氣騰騰欲灼人者，故又名火燄山。山以內卽生番窟宅也。過峽廿餘里，異峯聳立，是名八卦山。此山乃彰邑枕山。踞山巔以望，則全城景物，一覽無餘。故前人築壘其上，以爲城中掎角云。第此山廣衍散漫，平平無奇，若欲強譽之，或宜於朝旭、夕陽二時，稍有幽曠之致耳。

珠湖在彰境內，距城四十餘里。湖方廣數千頃，水渟滀而奴深者可滅頂。中忽臺起小山，高數丈許，亦如洞庭之有君山也。山頂居民數十家，書塾設焉。耕者以水際爲浮田。浮田者，編竹爲筏，上覆以土而種之，收穫視平田有加焉。地故濱水，遠方欲問津者舉火烟爲號。湖中人望見，卽掉小筏迎之；至則酒食問訊，雅有武陵源風味，眞海外

別一洞天。惜余未至其處。徒得之傳聞耳。

臺郡海濱斥鹵。無高山流水可紀。郡治西抱大海。終日潮汐聲相聞。殊平平無奇者。惟城內風景頗佳。入北門則邱阜突起。巨木千章。居然草野氣象。土人編小竹爲籬笆。用作護花。或樹刺桐十數株。俟枝葉扶疎。雞犬無得出入焉。其稍雅者。配以茆屋小齋。疎密有古致。若得白描高手如李龍眠者臨之。是一幅幽居粉本也。惜居此者罔聞知耳。

傀儡山爲鳳邑鎮山。距郡城百餘里。澎湖人爲余言。天初曉。遙望日從山後飛升。如人列眉。然亦祇頃刻間可窺爾。傀儡山距澎島雖隔越重洋。然平曠無邱山之阻。如初日照見三神山。唐人以之命題。理或然也。按臺山名傀儡者。土俗稱生番曰傀儡。此山即生番巢穴。故名。亦猶猫霧拺、覃霧、覃蘭諸處。皆從籠覃雲霧取義。以臺地山川。原無一定主名故耳。

「鯽潭夜月」爲臺郡八景之一。以潭產鯽魚。故名。聞此處風景殊佳。因地非孔道。每遊必費人徒之衆。餽餉之多。董應舉所致慨於福廬也。況古稱名士如鯽。姑存其名可矣。

酒桶山在新竹縣境。山形如酒戶炊桶。故名。徑路險絕。謝客屐齒所不到處也。故老相傳。山腰有石洞。昔有野番射獵到此。遙見一物具體人形。目眈眈似怒似罵。意欲

搏人而噬之者。番急拚命走避，遂以此地爲畏塗云云。一老儒爭辨其非，幾至攘臂。余曰：『子胡然？山精木客之說，前人已言之矣。臺山安得有此？諸所傳聞，存疑可也。志怪可也。卽黨太尉、金眼睛之類，奚辨所不必辨哉！』

余自光緒紀年後，車塵僕僕彰、淡間，每見一邱一壑，雞犬桑麻，皆含畫意，謂此處人家，何修而獲居福地也。又遊歷園林，見園中樓臺花木極盛，一水一石，隨處俱徵巧思，意甚美之。問所與居停，半勢利場中熟客。一二齷齪小儒，又無能爲園林生色；猶柴桑藝菊之夫、孤山植梅之叟，僅爲群花作僮僕耳。此事於淵明、和靖二公無與也。董應舉謂富商大賈只逐繁華，山人韻士絕無實興；以若所云，孤負名園多矣。

福建續通志多紀山川古蹟，有所謂霍童者，有所謂福廬者。霍童不詳其始末。福廬則葉臺山相國別業也，其地在福清縣境。記中言其勝槩，雖虎邱、西湖無以過之，疑此記過涉鋪張。豈果天施地設，海角有此奇觀哉？董應舉與葉公書云：『福廬不遇閣下，畢天壤不見耳』。此言殊有理。山川顯晦原因時，如雁蕩顯於宋、黃山顯於明是也。山川顯晦亦因人，如攝山以沈隱侯傳、圭峯以范希文傳是也。然陳季常誇董以五嶽，董以八仙巖敵之；八仙巖者，董讀書處也。可見境雖小，貴能成家數耳。

臺地郡邑志所載番語番曲，處處各異，如聞禽言，如讀漢、魏樂府，音節錯落入古，惜非重譯不可通爾。按後漢書載張輔夷歌，以表漢家功德，與此語略同。諸志似本范

史·范史又本東觀漢記也。

紀臺中物產

渠米種類以百數，故名百穀。按星經，八穀星主黍、稷、稻、麻、菽、麥、大豆、大小麥；一歲九穀無孰，大麥，而有黍、菽。又天官屬夫，食用六穀；註，黍、稷、粱、麥、瓜、穄。又疾醫，五穀覆其病；註，麻、黍、稷、麥、豆。又夏官職方氏，冀州其穀宜五穀；註，黍、稷、菽、麥、稻。又西陽雜俎，九穀：黍、稷、稻、粱、三豆、二麥。爾雅翼：穀者，黍稷之總名；稻者，溉種之總名；菽者，煮豆之總名。三穀各二十種，為六十；蔬果之屬助穀，各二十種；凡百穀。今按諸書所載，說多矛盾。即三世老農，猶難辨晰，非特周子有兄，無笠不篠，辨菽已也。關中諸穀，蓋稱占城稻，分亦、白二種，有六十日可穫者，有百日可穫者，最宜於蜀旱。宋翼宗時，遣使求其種以歸，故名占城稻云。余謂穀食中似難而實貪者莫如地瓜，有紅、黃、白三種，附根附梗，遇旱歲不為害。且價廉工省，性甘溫無毒，可作餅餈，可作點心小品，臺人號做地瓜。東晉故齊狹地，偏盛薯蕷，四時相續不絕，所謂假薯實貪者也。余故搜羅其公錄本草之例，紀其嘉種如此。夫以貌取則失之滑臺，以皮相則失之厚札，天下

其稅。因慮歸官云。又故事。臺郡修造數種所需木料。歲由匠署配運。輸之官廳。不無
無費於樟木。煩燒樟腦太多。則日祿損創必多。有諭制公。故稅額曰「軍工料費」。亦
古人征度均運來法也。今無刀之末。民學恐後。牛山難澤。樹改嘉慶。然因此故。生番
失所難依。且以山川好生。萌蘖猶存。此專於櫟木。仍無損焉。惟臺山樟木。自漢、唐以
來。人跡未至。櫟不可以年紀。偶因採木之故。櫟數斧斤。此非人之為也。櫟在所雨山
木自燧也。桂可食。故伐之。漆可用。故斂之。人皆知有用之用。而莫知無用之用也。
莊子亦云。闕將萬夫材與不材之間。有晉哉！

臺事紀略

封禪書八神。有天主之目。然中國從無以天主堂立教者；其作俑自利瑪竇始。今之
西法爲其所授。余嘗以攝騰、竺法蘭比之。蓋白馬駄經實始漢明帝。而大秦鳩摩羅什遠
在後代。史書可證也。獨洋藥製由啖咷唎。此藥非人力所能爲。乃天生之以耗中國之金
幣、毒萬姓之身命者。泰西人富強由此。去冬。日本有瑯岐之敗。被生番戕殺幾無孑遺
。今夷船麇至。聲言復仇。我中國皇帝特遣船政大臣沈葆楨至臺。相機調度。專以安內
攘外爲務。嘻！此廣陵散古調也。中國不彈久矣。初。林公則徐之督粵也（事在道光年
間）。如趙鼎力開和議。禁絕洋藥。將蕃舶貨物焚燬殆盡。夷人恚且恨。乘機煽亂粵境。

，幾不支；廣州有順德縣士民，素懷義憤，銜之，請於大帥，願領精銳拔載自成一隊，尅日與夷人決戰，帥大懼，乃不果行。時承平日久，人不知兵革爲何物，諸藩鎮粉飾治平，日以四夷嚮化之詞爲嘉猷入告，決計調停，致令鬪髮文身之徒，桀驁不馴至此，非肉食者之過而誰過與？今王赫斯怒，雷電之威聲一震，山鬼之伎倆立窮。迨告厥成功，余雖才非班掾，勒石燕然，銘大漢功德於不朽；亦當援柳州平淮夷雅事例，謹製饌歌十二曲以紀其盛。所謂思報國恩獨惟文章，魚魚雅雅，何遽出古人下乎？直濡筆俟之耳。第余僻處山村，渺所見聞，矧軍機主密，闔以內語秘，外間莫能知。又是役也，主兵者日本，非啖夷；啖夷尤險毒，髮短心長，是春秋盧蒲嫗一流，安知彼不觀鴟蚌相持，思於此中規取漁人之利哉？備豫不虞，古有明訓，司北門鎖鑰者慎之！

嘆夷立教，奉耶穌爲宗主，又與天主教異。余粗閱其書，多言因果事，略似釋家天堂地獄之說。耶穌源流不可考，若佛則約略可言。按暴秦時，沙門室利房等至，始皇囚之，夜有金人破戶以出。漢武帝時，霍去病過焉支山，得祭天金人以歸。帝置之甘泉宮；金人者，浮屠所祠，今佛像卽其遺法也。哀帝時，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以至，未之信。逮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，以問於朝，傅毅對曰：『天竺國有佛，卽神也』。帝遣中郎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，得佛經四十二章，釋迦立像，并與沙門攝騰、竺法蘭東還。以是考之，則利瑪竇如暴秦室利房之流，若攝騰、竺法蘭，朝代相去遠矣。

。又劉向列仙傳、魚豢魏略與牟子所論皆大同小異。一說，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，恒星不見，夜中星隕如雨，爲佛出世之辰云云。余閱此，如七聖迷塗，茫然不得其指歸，徒費搜索耳。今二氏僞造游言，慢頽殊甚。其尤賊道者，莫若比邱尼之語，正學不明，非聖無法，當亦韓吏部所太息痛恨於九原者也。獨怪傅氏，系由良弼，歷代多聞人，傅毅、傅奕，其翹楚也，乃或佞佛、或闢佛，先後一家之中，各立宗旨，何哉？惟無識故爾。然則傅武仲卑之無甚高論可也，獨青山白雲人千古不朽矣。

臺地東南半壁，以海水作藩籬，大小島嶼分峙於南北邊防者，如澎湖、瑯嶠諸處，水程一、二日不等，皆設重兵爲防守。今瑯嶠命作恒春縣，亦若斷匈奴右臂意也。地氣分南北，中有小黃河界之，人目爲小中華。大山大海，屹立無儔，諸夷之覲覩也久矣！雞籠積雪爲郡志八景之一，亦傳會之辭。臺地稀見霜雪，一日之間，氣候不同。

如五穀、蔬菜、草木諸植物，四時相續不絕。余遊園林，見有桃、梅、蓮、菊并作一處開花者，真咄咄怪事矣。衣服不拘春、秋、冬、夏，惟視寒、燠爲節。有六月盛暑，而重繡衣裘，與蓬子馮同病相憐者；有冬至飛灰，雖單衫半臂，在宋子京猶嫌多事者。至若廝役輩，直袒裼裸裎，惟柳下惠可與同群耳；此禪家所謂一絲不掛，猶是階下漢者也。

各國皆有土俗，最怪者如同同之俗。小兒數歲，其父母買一化纏綺置牀側，入夜，

以小兒陽物導入驢陰中養之；俟此物壯偉，乃得婚娶云。暹羅之俗，兒幼時將陽物剖開，取珍珠嵌入深際，亦有因此斃命者，殊可哂也。中國婦女多喜裹足，蓋作俑於李後主，逢場偶戲，寢成國俗。足纖小不及三寸，步履維艱，如杜牧詩鉗尺裁來減四分，爲衛風碩人一章別開生面，已屬無謂；乃唐人咏華清宮云，窄窄金蓮露新月，詩用潘妃步步生蓮花事猶可言也；至取懸象著明之靈，下比婦人女子之足，冠履倒置，無過是者。按此句，與宋玉高唐賦所言雲南陽臺事相類。今裹足之俗遍天下，好事者喜其狀如竹風搖曳，爲嬌娜、爲娉婷，爭妍取憐，壹似五官百骸皆屬贅物，惟此處乃大關節目所在也，家家遂學凌波步矣。

易乾鑿度，上天將降嘉應，河水先清云。臺地濁水溪亦稱小黃河，源出彰邑內山生番界，其水泥沙居十之二、三，終年水渾渾，不見有澄清之日。惟戴、林盜兵時，溪水清者彌月。河清非瑞，昔人已辨之矣。一說，此水上流淺狹，其濁由泥土衝激所致。然何以流經數十里、百里，至出海猶濁也？因地鄰生番，難爲張騫尋源耳。

大甲溪出東勢內山生番界，其源可以濫觴，水潛行地中約十數里，他澗谷諸水始匯聚一壑以成洪流，非舟楫不得渡矣。此溪乃淡、彰二屬巨浸，每南風暴作，必夜吼，聲聞數里外不絕，卽風日晴和，亦水漲不可方物；且溷濁如土色，至旬日始復常，亦一奇也。沿溪水土最惡，粗沙大石與風水相擊撞，遷徙無定所致。徒杠輿梁，功莫能施，蓋

此非德水也，乃畏塗爾。

或疑鄭氏開國時，屏聲色、絕紛華，貽謀宏遠；後乃風同鄭、衛，何耶？余按陳太姬好巫魂，國人化之，今株林月出諸詩，猶可考證。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禱，自古巫祝紛拏之地，未有不淫亂者。齊襄公姑姊妹不嫁，名曰巫兒，晉仲女閭三百人，皆載在簡策。臺地多巫魂，却少女冠子一流，蓋齋魚粥鼓，冷雨孤燈，非有根器者消受不得清涼世界耳。近日文教覃敷，敦崇節義，遂有懷芳履潔如秦良玉之拔刀斷袖者矣，慷慨激昂如曹令女之截鼻誓心者矣。傭中狡狡、鐵中錚錚，此事不僅在魯男子也。

內地雨水多在三春，臺地則多在夏；然北路猶時發時止，獨南路至端午後無日不雨，土人謂之「騎秋」，此天時之異也。彰化以下，平疇沃壤，距山最遠，覓一小石不可得；若淡、彰之交，則野水病涉，無處非山，無山非石。且大肚山以內，居民頸多瘻疾，如附贅懸疣，醫藥無一效者，此地氣之異也。南路稱生番曰「傀儡」，故鳳邑山鎮曰傀儡山。北路或稱沙連，或直稱生番，此方語之異也。

臺山樹木，皆嵇含南方草木狀所不載。一種色微黃，類似黃柏，彰屬稱黃肉，淡屬稱柏，其實非柏也。一種色微赤，類似紫檀，土人稱爲「加冬」，皆廳造也。比二木，匠石貴之，每勢家製椅案玩器，必取材焉。臺山佳樹如林，美不勝收，因司空見慣，遂覺不鮮耳。

臺俗貧人多重女輕男。所謂生男勿喜、女勿悲者；此非爲門楣計，爲一株錢樹子計耳。婦女白皙，善修容，諳刺繡，其工緻不亞於蘇、杭；性尤慧黠，能會計持家，遠出男子右，故貿易之事多歸之。遇鄉村演劇，則結伴至戲場，男女雜沓，婆娑作態，乃桑間、濮上風味，頗不雅觀。漢圈稱作陳留風俗傳時，甯有是哉！

爾雅：徒歌謂之謠。如郭茂倩樂府讀曲歌，奈何許石闕生口中、銜碑不得語是也。臺地村女頗善此，所歌非詞非曲，大概皆浮辭，卽綠珠懊儂歌、劉禹錫竹枝詞之類，其聲如怨如訴，悲音促節，柔情古意，更闌燭焰後聽之，令人歎歎欲絕。白香山云：忽聞水上琵琶聲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其一往情深之處，惟老於溫柔鄉者知之；然總難以言語形容，所謂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也。

禮：人死掘中霤而浴，毀竈以綴足，頗稱煩費。番俗學楊王孫裸葬法，死則瘞床下，不封不樹，謂之「鬼室」；正氣歌所云，陰房闐鬼火，春院闔天黑是也。夷狄畏鬼，故徒名惟恐不速焉。

番俗有持贈而無乞貸，如無懷、葛天，老死不相往來。性又樸拙，故無倡伎、盜賊。雖結繩而事罔弗治。其時日、視月圓若干度爲準。真羲皇以上人也。惟性嗜殺，不可嚮通。按山海經，少咸之山有窶窳，咸山有合窳，皆人面獸食人；生番卽人面獸之類耳。

番女配人，則鑿當門一齒，以別於處女。又臉際必刻而黥焉，儼若中國刺配一流，怪矣！相傳番女之刻頰也，令有力者以綆縛女於樹上，一人持鐵針縱橫刺之，則女大聲痛呼，暑震山谷；亦有創甚至數月不愈遂死者。余聞此事未終，淚幾數墜，謂洛邑頑民，民頑由俗頑也，真所謂刻劃無鹽者矣。

袁簡齋雜著有彰化縣雞爪番之說。按此卽生番下體無衣、無行縢，平平無奇，加以「雞爪」二字，則駭人聽聞矣。袁又有彰化內凹莊之說。按凹乃「山」字，譌作「凹」。臺地凡僻遠處，皆稱內山云。

吳子曰：四裔多番族，尤莫頑且劣於臺地之生番。歲殺人如麻，深爲臺民之害。第番處巖穴中，土產儉薄，皆非日用必需。凡鐵器、兵器，無不取給於人者。是生番之禍由奸民，若禁絕其源，則番之斃可坐而待也。至張奐言羌亦一氣所生，謬矣。

紀臺地怪異

苗裔從古有之，歷觀官斯土者之謠歌何如耳。自秦漢而降，夷漢雜然。朱雀、天馬，以之入樂；五鳳、神爵，以之紀年；粉飾治平，宜付史館。後世多諱傳術數之學者以此。按唐書百官志，禮部郎中員外郎掌圖書解職，景星、慶雲為大瑞，其名物六十四

化工萬物什物，故中外名勝往往愈見愈奇，在好遊者猶無之耳。甚矣，造物之才無窮無極也；甚矣，舉世之羣賢無能及也。

金廣福大隘記

臺灣三面負山，西嚮大海。然臺山最著者，面目猶在番境，混沌未鑿，而大璞尙完，雖好遊者無能窮其所至也。惟在外諸山，如爾雅所謂小山岌、大山垣、大山宮、小山霍、重岡絕巘、嶺巖險阻、長爲生番出沒之區者，乃築隘寮以扼之。是隘募丁壯四十名，巖險爲諸隘冠，故名大隘云。

先是，臺山初開，生番殺人無算，淡防司馬潘公凱巡鄉，道出老衢崎，爲生番所害，輿從殲焉。此事載淡水廳志與趙雲松武功紀盛編。當道乃檄閩粵、二籍合力墾開，番禍稍戢。又臺商俗例，爭取得金意義，凡會計簿多以金字蒙頭；廣謂廣東也、福謂福建也，故名金廣福大隘云。

大隘所轄，袤三十里有奇，廣則二三里、十數里不等。厥土惟塗泥，厥田惟上上，厥賦中，披圖籍如讀禹貢也。隘左右皆番藪。番性嗜殺，獨與姜氏相得甚歡，若作胡越一家者然。余初不解其何故。按五嶽真形圖，西嶽姓姜名豐。左傳周史謂姜大嶽之後也。又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曰，來姜戎氏，戎子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。故晉襄公逮興

姜戎，敗秦師於殽云；可知古姜戎同族，物以類聚信矣。

隘旁有五指峯，形宛肖人掌，故名。指峯凌霄爲廳志八景之冠。擬之人則峻崎歷落自成豪傑一家者流。惜峯險而深，生番憑之爲窟穴，人遂無問津者。

吳子曰：淡志八景，惟指峯凌霄略可採錄。至所謂隙溪吐墨者殊妄。問其溪源，流俱淺狹，水界清濁之間，獨鑿至底則純黑，是以藏垢納污之區，作點綴昇旱之景，陋矣。堪輿家以五指峯爲廳治少祖山，地在大隘境內，本非一山，好事者強合爲一。此如羅浮、風雨二山，雜合全在烟嵐點染，幻出奇觀爾，非天生就螺紋者比也。第此峯只宜遠視。余曩遊山，距五指僅咫尺地。廬山眞面頗擁腫不堪留客。昔人云，山遠始爲容，理有固然。

雙峯草堂記（一）

臺爲郡，廣山海交錯區也。山高亞五嶺。北距山巒高，且大盤屬於志東中者爲玉山，亦名雪山；次齋鶴山，又次五指峯。由五指峯南分一支，勢獨尊者爲酒桶山，則入后地域矣。雙峯在酒桶山南偏，距銅鑼街不五里；峯勢峻如削，即南偏諸山之參靈尤也。山腰則吳氏草堂在焉。廣不敢田二畝半。堂中萬象森，專設案主以供祖先，不與萬物同轍也。兩旁屋十數間，東爲坦坦齋，西爲心休休軒；稍南爲古風今雨樓。最後

心」。實錄備明府云：『無可使人惑，不可使人忤；威可使人畏，不可使人慢。』數語，可補入懷寧政論中。求和息鬪，可尤制尤之，不輕枉以過正；誣利病者，可機制採之。君子皆以自警。庶通行乎三代，不蔽欺一私之人心；當躬本諸大公，總觀動南山之闡著。一人有罪，自在宵天白日之中；三尺刑賞，不越天理人情之面。曾人稱膺公用法，無得張外意。又吾特發蒙慶賜，密微有愚愚天下之道；周地文作秀才目，便以天下傳以任；亦此寓耳（范孟傳事，見後漢書董祀傳；范秀文事，見宋史本傳）。萬文集中，多經贊名譽。著就文章而論，似通鑑九一編，然胸於數萬甲兵，猶大經房；深敷名相，必同職。若者以此。謹存稿傳記，尤見制御而已。惟使。某子純仁繼嗣，莫忘。勤身務力勿忘。夷一代偉人也！

呈諸當事書

爲大役豐功海疆關係、謹陳草創善後事宜、竊請電鑒、是否可見施行事。竊臺灣古昆舍耶國，上達天津，外控四裔，爲東南七省門戶，實瀛壤第一奧區。我大行皇帝訏謨宏遠，睠念臺疆，特宣大小臣工開闢臺山後路一帶草地，務使千里提封，臂指効應，長奠金甌。是役也，一事而三利存焉。

臺地廣於貴州一省，四通八達。曩者洋人美利士以大南澳非中國版圖，割據招墾，意實覬覦雷封；後因我軍力爭，乃逃出外洋避之。今通籌全局，闢國千里，從此臥榻之側，永息他人鼾睡。利一也。

臺山高且深，何啻數十百重；中外爲民居，內則生番窟穴。獨人與番交界之處，多爲逋逃藪；光昔於廳誌中已極言其弊。今通行開闢，由淺入深，所有兔窟蠶叢，盡變作康莊大道，則匪人失所憑依，而氣類可望肅清。利一也。

臺土膏腴，比秦陸海，物產所出利不貲。今開闢已後，則壤成賦，課額坐故豐盈，所謂有土、有人、有財、有用，王政之規模畢具。利二也。

因斯三利，故國家不惜千數百萬金錢，以鞏固巖疆，爲億萬姓民生造福，何幸如之！惟是幅員遼濶，工役浩繁，且開創與守成異勢，海邦與內地殊形，草昧經營，此中煞費籌畫。

查全臺郡縣所治，南北二千里有奇。若山後則道里迂曲，更難以驛站計。緣山嶺崎嶇，林木叢雜，無處非生番淵藪。番形如野獸，性頑劣，依巖穴爲居，伺人於險僻處斃之，必截取首級以去。素嗜豕肉、酒、淡巴菰、嚙岐等物，餌之以利，歡聲動山谷；若稍拂其欲，則狼心頓起於一朝。約計臺山內外番族，不下百數十萬，又無君長統率，即彼所稱頭目者，最大不過三數里相雄長，直夜郎王之不若耳。夫以番族之猖獗與徑路之險絕如此，故開闢此地，較諸他處鑿山通道，行所無事者，其利害勞苦，奚啻百倍。雖郡縣分治百餘年，人民數百萬，且處處設隘禦番，然番害仍不能絕。今闢地千里，僅藉區區兵勇之力以資鎮壓，將山愈遠愈深，愈深愈阻。頃因兵勇雲集，故覓蠅頭者趨如市

；然聚散無常，勢難持久，不旋踵而人視爲畏塗矣。

夫有土地，必貴有人以實之，乃不隣於患壞。按漢書高帝紀，徙齊楚大族五姓關中；當日爲強幹弱枝起見，計甚周也。竊謂律例中有軍流一條，其所發遣，皆置諸烟瘴地面，此古人授界有北遺意。今臺地新闢，似當援引此例行之。凡直省配罪軍流者，請將海外爲安插之所。總視各衙門信票爲憑，隨到隨收，計口授田，仍以募兵舊價給之，購置畔具，俟數年田熟後，循例陞科。取有罪之民，以實空虛之地，合兵農爲一家，變客戶爲土著，足食屯兵，於地方實有裨益。此政已行，議令該處富戶畫地分墾，廣儲牛種，招募佃丁，俾得盡力南畝，永爲世業，照例納賦稅如故。此仿古勸農使之例行之，在今日尤爲當務之急。惜難得虛心實力、全肩任事者之一人耳。

戴記曰：地廣大荒而不治，此亦士之辱也。紳士中無論已仕、未仕，皆與國有休戚之誼，尤當激發天良，無一飯敢忘君父，卽無一息不思報効封疆，運籌決策，惟力是視，勿徒以具文塞責。精誠所詣，我大行皇帝之靈爽，實式憑之；新天子建極之福威，時敷錫之。錯節盤根，乃別利器；銘鑄勒鼎，以紀功勳。由是大小臣工之建樹，偉然與河山相終始，天下事大可爲也，又何憚於事體之繁重乎！不然，得尺得寸，雖屯守要害，暫可支持；萬一兵威不繼，則蕩平費力，匪特虛糜帑藏，且於國體有關；故當軸不可不念此至熟也。

或謂軍流人等，素非善類；今聚此林林者於僻遠之鄉，誠慮其桀驁難馴。不知邊遠充軍久矣，成例奉行，鮮聞自作不靖，重爲梗於塞外者。況流人已到，亦不令聚居一隅。又官府控制之所，碁布星羅，處處防範嚴密。果流人中有實意墾闢、化導有方者，惟前罪豁免，且推恩獎勵，以田授之，仍着地方官給以文書，准伊等回籍搬眷來臺，以完室家。此卽口分、世業古法。民族盛則番患戢，將普天率土莫非王土、王臣，用夏變夷之術，賴有此一着爾。但地太遼遠，若擬通盤開闢，恐鞭長莫及，勢成騎虎，似宜就南北邊地施功；所餘中路，徐以俟諸異日。擬於匈奴之甌脫，然非竟棄地也，讀史者自能得之。

至臺地人民，籍有閩、粵。閩莊多依海堧，粵莊多近山而貧。故設隘禦番之舉，出險亨屯之役，粵民頗有得力處。閩籍最殷富，紳士急公嚮義，歷著成績，得之似可當一面之寄。房謀杜斷，因勢利導，是在平章軍國者加之意而已。

總之，舉大事、動大衆，固不當有急功近利之見，尤不可無遠撫長馭之圖。蓋處患民稠地窄，此邦患土曠人稀，兼之奇峰邃谷，形勢嶄絕，生番處處盤踞爲民害，非更得十數萬衆，相與劃界而守、分壤而治，縱鑿空勳符博望，恐亦難策後効。以收開闢之功！又事宜速，不宜遲，文移往返，動踰旬月，況此事非入告不可行。變通期於宜民，千慮庶幾一得，是亦蕩蕪之遺、涓埃之補也。光粵嶠儒生，躬逢郅治。文章報國，已漸

具體而微；檜俎折衝，尤屬有志未逮。緣事關海疆重務，管窺蠡測，是否有據云云。

附錄三

淡水廳志擬稿

職官序

泰山張氏之言曰：爲政在去三冗。其一曰冗吏。夫吏局以冗爲？不稱職事之冗冗，虛糜財物之冗冗。冗則官非其實矣。然與其爲貪、爲酷、爲昏濶，則亦實爲其實；冗則不滿職責已耳。夫冗實豈足以傷吏治哉？我朝官方漫叙，大法小廉，吏才之多，南轍爲尤甚。臺地山川奇勝，獨闢海外乾坤；官斯土者，無論秩之深卑，任之久暫，果復已愛民，其政績與山川爭奇勝，即爲山川增光采，則官非冗矣。志職官。

典禮序

昔先王本天秩以制經，緣人性而作則。典臺有記，宗伯名官，尚已。備存禮器，叔孫多效幣保心；數製麟皮，鄭氏強郊天謹說。書御蹟碑，聚誥良多；彙作大掌，一編已足；簡策可覆板也。祀夜者，國之大事；經典者，政之精樞。所謂文物以紀之，聖明以傳之，百官於是乎戒備而不敢易犯律者，誠莫善於禮矣。志典禮。

名宦序

物石神而後，毫無所據。豈何始之號是也。有無通行而名異者，如今漢家有漢人治南蠻者是也。或謂其以釋教主，即此一家，不知漢可謂非常道，老子爲道教宗主當已古之矣。

兵 賽（分類附）

四海皆同祖，紀分類者何？即萬國也。曷言乎萬國？唐之牛、李，宋之洛、蜀，明之瓦、宣，皆黨也，禍亦烈矣。不肅關戶齊民，亦有覆斯此斂者。蓋鬻臺灣、閩、粵、漳、泉相錯居，始興閩與專學，漳與泉州，蓋遷泉州學。一遇有警，界割搗搘，督死廉取，焚產數十里無孑遺。忍習莫廉於此。夫有事會，即有爭端，有爭端，即有曲直。李延壽作南、北史編纂窮跡，司馬公以佳史目之；惟於兩國交兵處不欲詳載，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，無專撰文曲筆爲也；此史家體例也。嗟！管仲之於人甚矣哉！宋人詩曰：慷慨殺敵蚊附上，蠻觸交爭蠍角中；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顯英雄，而何類之分爲？所賴長民者聖仁深謹，教化其先疆後界之私心而歸之壹一，庶有瘳乎。

樂 番

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，故我朝之待番黎也，視漢人爲加厚。其酋長封以土田，使之食租衣稅，若古附庸然。其下給以口糧，一家無憂匱乏。國恩寬大爲何如！邇來番社爲墟，轉徙仳離，有非鄭俠流民圖所能殫悉者。余揖其酋長而問以故。酋曰：昔番全盛時

，席豐履厚，歌詠太平，一切典禮，咄嗟立辦。迨其後，賸社有費、承應官府有費，尤酷者按季領餉，守候無常；衙臺從中包攬，挖肉醫瘡。明知毒藥殺人，而不得不躬自蹈之者，番獨非人情乎哉，誠有大不得已也。余曰：是則然矣，請問郡志中所載嘴琴、做典及番語、番曲之類，其流風餘韻，尚有存否？子盍揣懷中記事珠爲我言之。曾曰：番無所謂土著，貧則轉移無定所。今吾離逐居瓜州久矣，卽偶有存者，宮室、衣服、飲食，多與人同。凡百番語、番曲，半消歸於無何有之鄉，況典禮乎哉？余曰：昔衛侯效夷言，書之史冊，爲萬代羞。今子夷也，乃數典忘祖，將爲籍談分謗乎？何智出楚囚下也！曾嗒然無以應。余復詰生番所以嗜殺之故。曰：聞之故老，謂生番亦以爭地起幹。彼之言曰，全臺皆番地，乃被漢人割據，偏置吾輩於深崖峭壁之間而不得一安身所，是世讐也，不殺何爲？余聞其言愈悲。乃知堵禦生番，全恃各隘，如古人所謂居一障間然。計臺民被番戕殺者，歲不下千數百人。嘻！何虐也！然欲勸之，則密箐深林，英雄苦無用武之地；欲招徠之，則人面獸心，比之內地豺虎毒惡尤甚。觀此，雖管、葛亦窮於術矣。

設 隘

淡水爲山海交錯地，然防山更急於防海，故遇險阻處必設立隘寮，以斷生番出沒之

路。董其役者，惟隘首之責任獨重。故事：官上任，則隘首向官請給隘截以昭憑準。有官隘，有民隘。官隘則額定隘丁若干名，需工食銀若干圓，皆由隘首向官支領，而後給與隘丁，無敢透遛者。民隘則取糧於農，以佃田之多寡爲等差。凡應隘丁募，先議定工價；倘遇不測，矢無悔意，不過給以殯埋薄貲而已。又隘之險夷無定，有昔險而今夷者，皆當因時制宜，總以防堵備禦爲上策。故隘首與墾戶事不相謀，而弊恆相因。惟各處墾隘交接，易啓爭端，多有得隴更望蜀者；中有利在，故也。或數少報多，或張冠李戴，其中頂替、包攬，百弊叢生；雖有清官，其如猾吏何哉？凡隘皆設最要害處，人皆危懼，無敢問津者。獨隘丁履險如夷，暇則歌呼鳴鳴，不啻行所無事然。真趙常山一身都是膽也。然以鬼門關爲武陵源，欲作老於是鄉之想，求其獲保首領以歿者，十僅得一二耳。况隘寮不過一寸室，闢其半爲樓居，寢食未嘗出門戶，土人號曰「銃櫃」，卽吳老子所繪地獄變相也。唯極危且險處，始置壯丁二名至三名而止；否則一匹夫耳。凡供此役者，多以射獵爲生；頻年羽毛齒革之物，獲金錢無算，洵利藪也。利與害相因，信夫。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九種

臺海見聞錄

董天工

洪恭文有詩云：「水方復黑已難行，水至深而命呼號」。

劍潭在淡水。潭畔有加強高聳半天，萬合抱。相傳有龍興驚時，觸劍於底，底亦生皮，包劍於內，不可復見。

鯤潭在臺灣縣永康里，結羅二十餘里，取水灌雨潤澆；中多鯉魚，又名鯉魚潭。

建 置

臺灣去福州一千二百六十里，古荒服地，未隸中國。明宣德間，太監王三保（通志作鄭和）舟下西洋，因風泊此。嘉靖二十四年，林道乾寇亂邊海，都督俞大猷逐道乾入臺，偵知港道糾廻，不敢進，留偏師駐澎湖，時哨鹿耳門外。道乾以臺非久居，恣殺土番，取膏血造舟，從安平鎮二鯤身隙間遁去占城（占城屬廣南今尚有道乾遺種）。道乾既遁，澎之駐師亦罷，因設巡檢守之，尋裁。天啓元年，漢人顏思齊爲東洋國甲螺（東洋國即日本國。甲螺，頭目之名），引倭屯於臺，鄭芝龍附之。尋棄去。久之，荷蘭舟遭風飄此，愛其地，借居於土番，不可，乃給之曰：「得一牛皮地足矣，多金不惜」。遂許之。荷蘭剪牛皮如縷，周匝數十丈，築赤嵌樓居之（今府城內），復築紅毛城於一鯤身上（今安平鎮），設市於城外，而漳泉之商賈集焉。迨國朝順治十六年，鄭芝龍子

成功由海道犯江寧，敗歸，孤軍廈門；適甲螺何斌負債逃廈，誘成功取臺地。舟至鹿耳門，乘大霧駛進。荷蘭歸一王以死拒戰。成功告之曰：「此地，先人故物，今珍寶聽而載歸，地仍還我」。荷蘭知不敵，乃遁去。成功遂入據之，改臺灣爲安平鎮，赤嵌爲承天府，總名東都，設二縣，曰天興，曰萬年。康熙元年，成功死，子經改東都爲東寧，二縣爲二州，設安撫司三，南北路、澎湖各一。二十一年，福建制府姚公啓聖用間諜陰散其黨，約僞賓客司傅爲霖爲內應，垂成事洩，爲霖遇害。二十二年，水師提督施公琅統征，六月由銅山直抵澎湖八罩澳，取虎井、桶盤嶼，戒軍士毋得妄殺。軍士苦水鹹，島岸突湧甘泉，遂無渴患。一戰而澎湖平。經死，子克琅震懾，遂籍府庫納地歸誠。二十三年，廷議府一，曰臺灣，隸福建布政使司，領縣三、廳一，曰臺灣、鳳山、諸羅、臺防。雍正元年，增設縣一，曰彰化，並增設淡水廳。五年，增設澎湖廳。今領四縣、三廳。

赤嵌筆談云：「臺北初闢，原卜築城於永康里，後不行。鳳、諸二縣各築土堡，郡治居民亦欲倣而行之。西南臨海，議自南下林子、塹堀、鬼子山、春牛埔、上帝廟坑、中營埔、萬壽亭、中樓子、北教場，直至北海尾，將南、北、東三面圍築堡牆，約高一丈，底寬一丈八尺，上寬一丈，每丈用土十四方、牆頂高三尺，寬一尺五寸，用土半方，共土十四方半。每丈八層，每層用茅竿草四擔，共三十二擔。牆長一千七百八十六丈，

每丈約費銀六兩八錢零，計共需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”。雍正十一年，上諭：『從前鄂爾達條奏：臺灣地方，僻處海中，向無城池，宜建築城垣礮臺，以資保障。經大學士等議覆，令福建督撫妥議具奏。今據郝玉麟等奏稱：臺灣建城，工費浩繁，臣等再四思惟，或可因地制宜，先於見定城基之外，買備刺竹，栽植數層，根深蟠結，可資捍衛；再於刺竹圍內，建造城垣，工作亦易興舉等語。朕覽郝玉麟等所奏，不過慮其地濱大海，土疏沙淤，工費浩繁，城工非易，故有刺竹籜籬之議；殊不知城垣之設，所以防外患，如必當建城，雖重費何惜。而臺灣變亂，率皆自內生，非禦外寇比，不但城可以不建，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。臺郡門戶曰鹿耳門，與府治近，號稱天險。港容三舟，旁皆巨石，峯稜如劍戟，舟行失尺寸，頃刻沉沒；內設礮臺，可恃以爲固，其法最善。從前平定鄭克塽、朱一貴，皆乘風潮舟行入港，水高港平，衆艘奔赴，無所阻礙。大兵一入，卽獲安平港之巨舟，賊無去路而撫其府市人民。南北路商賈一聞官軍至，絡繹捆載而來，相依以自保。物力既充，軍氣自倍。賊進不能勝，退無可守，各鳥獸散，終無所逃遁，故旬日可以坐定。向使賊衆有城可據，收府市人民財物以自固，大兵雖入，攻之不拔，坐守安平，曠日相持，克敵不易。蓋重洋形勢與內地異，此卽明效大驗，固未可更議建制也。若謂臺灣築城，卽以禦臺灣外寇，是又不然。從前兩征臺灣，皆先整兵泊舟於澎湖之南風澳，以候風潮之便，歲不過一時，時不過數日。若盜賊竊發，或外番

窺伺，泊舟澎湖，則夕至而朝捕之。至南北二路，可通之地雖多，然如南路之燒港，北路之八掌溪、海豐港、鹿仔港、大甲、二林、三林、中港、竹斬、蓬山，惟小船可入；其巨港大舟可入者，不過南路之打鼓、東港，北路之上淡水，其次則北路之笨港、鹹水港，去府治較遠，縱有外寇，亦不取道於此。備設礮臺，派撥汛兵，朝夕巡視，自足以資控禦。今郝玉麟等請於見定城基之外，栽種刺竹，藉爲築籬，實因地制宜，甚有裨益。其淡水等處礮臺，務須建造，各屬並應增修，不可惜費省工，或致潦草。應如何舉行之處，着郝玉麟、趙國麟妥協定議具奏。欽此」。續據該督郝玉麟等題准：臺灣府治自小北門起，至南水門止，俱屬沙土，堪以栽種刺竹。其西面一帶迫臨海濱，潮汐往來，難以種竹，應建大礮兩座，設立敵臺、城門、望樓等項。至府治西北一方，見有鎮營駐劄營盤。惟東南一處，並未設立。議於大東門內設立營盤一處，小南門邊設立營盤一處，仍與各營盤一體圍植刺竹。並南路之茄藤港等處，建礮臺十座。府治西面一帶礮臺空隙處所，設立木柵，以資捍蔽（咨稿）。

海會寺，郡北關外五里，原僞鄭別業。康熙二十九年，改爲寺，近有僧。石峯壁間，多咏白菊句。張巡方有詩云：『歌罷蠻姬易梵腔，層樓煙際晚鐘撞。吟詩賭奕人稀到，聞煞孤僧白菊臘』。

竹溪寺，徑曲林深，溪山環拱，可稱勝致。寺門榜曰：「小西天」，距郡一里許。

夢蝶園在郡小南門外，漳人李茂春遜跡來臺，構茅亭以名，今爲法華寺。
李氏園在郡小東門外，近先農壇。李某築小亭曰「聚星」。綠疇四繞，青嶂當窗，
臺地官僚省耕，皆憇於此。

官制

巡視臺灣布政使史兩、道各一員（康熙六十年設）。

提督學政（舊係臺灣道兼職；雍正五年，改歸直隸督學司）。

分巡臺灣道一員（舊督學政；舊稱臺灣兵備道，兼理學政；康熙六十年，改稱臺灣道；雍正五年，學政歸直隸院；雍正六年，改為臺灣道）。

知府一員（總理四縣刑名，催徵，兼支放兵餉，經理倅政）。

臺防同知一員（專司稽查鹿耳門海口，兼督臺、鳳、諸三縣捕務）。

淡水同知一員（雍正元年添設，稽查北路，兼督彰化捕務；雍正九年，劃大甲溪以北州名變更辦理）。

澎湖通判一員（稽查船隻，管理催徵，遇州名專件，仍歸臺府審結；舊係巡檢所轄，雍正五年改設）。

臺灣縣知縣一員。